

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釋歸侍御併服錦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累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錄曰柔曼之傾意非獨損志蓋亦有增過者焉相如才美琴心是務馬融儒者絳帳

為樂吾見其貧賤而移富貴而淫也又馬能威武不屈乎故必有少君之行而後有子都之節

安定皇甫規妻者善屬文能書規卒年盛而色美董卓聞其名聘以駟輜百乘馬二十四

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侍者悉拔刀圍之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婦人乎妻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之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

高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大怒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上鞭馳四交遂死車下後人稱頌圖畫其像號曰禮宗云

錄曰規與妻何如琰與邕乎規之耻不與

當妻之奮不失身儷美同義可無愧矣而邕顧懷董卓之恩終被收戮琰亦於曹操之坐叩首酸哀此其一全與否一生與死不可同年語也

獻穆曹皇后操之中女也建女十九年進為

皇

十六

夫人伏后弒立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者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錄曰春秋之時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然則父之所為如莽與操者尚可重父而輕夫耶觀於平獻二后之事則雍姬殺夫之罪仲母詭女之怨皆不可追矣

弘道錄卷之二十一

弘道錄卷之二十二

羅七

義

夫婦之義

晉書愍懷太子妃王氏字惠風太尉衍之女貞婉有志節初太子被廢居金墉城衍表請

羅七

一

離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掠之以賜其將喬屬渡孟津於河中欲妻之惠風拔劍距眉曰我皇太子之婦司徒公之女而逆胡小子敢于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妾名六出魏浚儀命詔之孫女見其主亦自誓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

錄曰愚觀晉之流俗憎昧顯惑動以虛名相尚而不顧吸蒙如二女者乃秩中之璧壺中之冰行曾不倫方且營營三窟之計

急急離婚之謀不有貞行其胡自別而卒以玉全有如此水較之排牆填殺真同瓦石安在其眾中珠玉耶清談之禍上不能庇其國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有其子女嗚呼慘矣此萬世所當戒也

唐書太宗二日罷朝退居宮中嘗怒曰會酒
殺此田舍翁時長孫后在側問曰為誰上曰
魏徵言不遜每廷辱我后乃退具朝服而立
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
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悅

錄曰帝之怒非徵之辱也過心之不純也
后之賀非心之格也過名之可喜也使誠
知純心要矣則必不以是喜知用賢急焉
亦必不以是怒異時明母之不后則徵有
以報文德之過而王子之失婚則后無以
解田舍之憾矣

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
營繕相繼又服玩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盡之
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國未獲之他象喪已成
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及速危亡之基晉
武奄有三方讎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
素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從欲之所致乎珍
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
鴆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
後上善其言

錄曰太宗之世一賢妃而顯名何也蓋唐
之興者反隋之舊也致治之美者從諫之
功也故人入不以為諱親疎不以為瀆召
則骨鯁綱紀之臣變為脂韋唯唯之行何
况閨門之淑女哉

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宣櫛遂良於內
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官上意既決遂
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
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
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
見先帝勸稱疾不入遂與無忌等至內殿上
顧謂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
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
所娶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
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

過宜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入言之遂良
曰陛下必欲易后請妙擇天下命族何必武
氏願留三省又曰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
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乞放歸田里上
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

老嫗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
刑他日李勣入見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
外人上意遂決

錄曰時無忌遂良世勳涇渭猶未分也明
日一言而唐之宗廟社稷本宗支庶以至

群臣百官親乎危矣然則謂勳為上呀重
當進者果何人哉良勇於匡救使萬世之
下猶知君臣夫婦朋友之義若勳而先入
則佳兒佳婦之言諉於不聞天理人心不
幾於息乎言雖未能回天而義已如皎日
君子不能不錄之也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分
兵畧定諸縣時侃為項城合以城小賊銳欲
迸去婦曰冠至當守力不足則死之逃尚誰
守侃曰兵少財乏奈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
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
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
吏民廷中曰合誠若主也然歲滿則去非如
吏民生此土者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此
而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

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率以登城婦身自變以禦眾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合先是高年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

羅七

四

英為刺史城且陷妻率家僮女丁棄城不下詔封誠節夫人默靈攻飛狐縣合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漢節度許叔冀表其忠皆

補果毅雖散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揚烈婦忱懔知君臣大義云

錄曰愚觀唐史之志烈女皆無倫眷獨此志紀述頗有本末且抑揚不苟豈因以愧當世耶侃亦殉人者爾而能轉禍為福使

二十四郡聞之寧不墜死乎哉蓋不但一烈婦而三女子將擲之不置矣

武宗賢妃王氏性機悟年十三入宮帝為額王穆宗以賜王嗣位妃陰為助畫進驕才人有寵杖威頗頗類帝每咬死中妃必從校服

先侈畧同至尊相與馳騁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欲立為后李德裕不予帝稍感方士言我取不死後寢不豫唐澤消禍妃切憂之帝曰朕如有不諱汝將奈何泣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取所常貯

羅七

五

悉散道宮中帝帝已崩即自經帷下當時嬪御中雖常妬才人者至是皆義之為之感動錄曰殉葬非古豈非非誌而錄之者以唐氏一代世無閔則而耽溺異術尤所當鑒非獨為才人輩乃以為刑于惜也

宋史包總妻崔氏極之孀也總早卒遺一穉樵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遂垢出涕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而賊後執斃之草草矣况敢汗家乎生為包氏婦死為包鬼誓無他也後樵亦卒崔母呂自

荆州來欲誘崔嫁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者非為子也為舅姑也今舅沒姑老忍舍去乎呂怒曰我寧死決不獨歸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獨還然至荆州儻不義見迫必終於尺組之下矣遂偕去母懼其義卒不

敢奪極嘗出其勝在父母家生子崔氏密撫其母使謹視之後取歸名曰緹以奉包祀錄曰孝肅嘗曰後世子孫仕宦者犯賊者不得放歸木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其嚴如此而獨不為其

婦慮乎哉胡為乎而使左右嘗之耶夫以極之婦而有呂之迫左右之間然有以來之也刑于者可不移慎乎崔不寧不貳其操且能密撫其勝子以全宗祀豈區區匹婦之義哉天於孝肅亦可謂有知矣

傅察妻趙氏林之女也察素命從子自幼嗜學悟於執利年十八舉進士尚未廷試察京誘以附已遣子儻與術士數輩踵至將妻以女拒不答強邀相見不從後竟為清獻公婿識者已知其器識未易量也及為兵部員外

羅七

六

即使金時虜已渝盟或勸無急遽曰卿命以出聞難而止如君命何遂行遇幹雖不領兵至使拜不肯時白刃如林或掉之伏地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辯謂官屬僕妾等曰我死必矣父母聞之必太感幸記吾言以告吾親使

知我死國小舒其士窮之悲也遂遇害及秀等歸皆能道察不屈狀華榮拘表如此聞者哀而壯之

錄曰清獻之女與孝肅之婦其名相得也察辭京而婿林既無勉強之心則出使而

狗國又豈偶然之故哉知重其身故擇配之嚴知愛其親故守義之篤趙氏愈有榮矣非崔呂逼迫之可比也

呂社真吳氏社辭張浚府會岳飛欲大舉伐金檜忌之言於以昭飛語都督張浚議事浚

曰王德淮西軍所報欲以為都統命社以督府參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鄧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能服衆又曰張俊楊沂中如何曰張宣撫飛之舊帥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

能御此軍哉浚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君為念哉浚竟以王德為都統制鄧瓊副之以社參謀軍事瓊與德交訟於朝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遣

中使押賜鞍馬社拜賜謂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可辭一死固不惜弟恐無益於國與妻孥對泣訣別既至論瓊等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略况小嫌乎當力為辯之保無他

慮瓊等感泣稍定復密奏罷之其書吏漏語幾令人遮所遣都置盡得所言大怒適朝廷以張浚為淮西宣撫楊沂中制置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曰諸軍官有何罪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曰

社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為瓊所執其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狗葬聞者哀之錄曰忌之為凶德也以上而朝廷大而軍族賢而忠臣烈士愚而叛將武夫莫有不

惟其害者苟使槍能容飛則浚必不貽怒浚不貽怒則事未必皆左事不皆左則禍未必速成而瓊之叛社之死皆未可料也然則括髮之帛其紆槍促命之符乎雖然浚亦當自盡以謝社而幽冥之中負此良

友尚望其能恢復耶蓋不待符離之潰而督府之議君子預知其無能為矣

陳寅妻杜氏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以恩補官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元兵入境屬郡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

制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留其三子并闔門口指悉散資財以結忠義為必守之計元兵十萬攻城寅帥忠義與敵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會進與寅素不相協諸將復忌其功至是求援甚急不

應城遂陷顧其妻杜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耶飲藥自殺寅乃朝服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以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劍而死子姓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推官賈

子坤知文州劉銳金州通判蹇彞黎州通判何克舉家皆死之克之被俘也虜設常懼環坐而虛其寘帝使生克曰吾三世食趙祿為趙氏死不憾及死克妻陳氏東望再拜曰臣夫婦可以對趙氏無愧矣

錄曰寅之父以蜀將吳曦之亂忿不能討乃削髮被緇以自汗辱而寅獨能奮勇以殺賊雖力屈致死亦足以為威之光矣矧同時如賈如劉如蹇如何閩門義烈格天動人苟舉而列於朝端托以心替必能變

羅七

九

弱為強轉危為安無難事矣乃皆星散遠地困守下僚孤城既無援兵捍將又多忌尅徒以血膏粉堞何裨國事乎故天下有道則英雄皆登寶用天下無道而豪傑反以無家觀此而不痛哭流涕者幾希矣

趙昂發妻雍氏昂發以上舍登第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及元人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其迎降昂發憤氣填膺目視林不敢復言已而林陰遣人納款而陽助昂發守城權皆歸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明日乃散其家賞與弟姪僕婢悉

遣之元兵薄城晨起書九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盛服同縊於從容堂昂發初為此堂嘗領客堂中指所扁曰古人云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至是卒蹈之云

錄曰愚觀趙昂發之從容堂江萬里之止水亭時人皆莫諭其意也然則二公之方寸已定于居安之日矣視彼董宋臣盧允昇之芙蓉閣香蘭亭賈似道之多寶閣木綿庵秦檜之一德裕天馨香汗穢相去何萬萬乎嗚呼天下有道則為斯干之頌天下無道則為土木之殃曷若此堂而為青史增光也乎

羅七

十

謝枋得妻李氏枋得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不忘自奮以忠義元兵東下以沿江察訪使江東提刑知信州明年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枋得以兵逆之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遂奔信州信州不守乃變姓名入建寧麻衣襦履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

海薦宗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尚書留夢炎復薦之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鉛甥程嬰杵曰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嚳凜無所容今吾年六十

餘所欠一死爾豈復有他望哉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強之而北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得病夢炎使醫持藥雜米引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邪毒之於地不食而死李氏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當枋得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恐其扇變購捕之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閩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

羅七

十一

錄曰史稱枋得崎嶇以全臣節哀哉乎完節之難也夫既自知不可應聘者二而力辭數君子矣豈復知尚有友道之責也歟

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是也 嗚呼此可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而天下之寶

自當為天下惜之也

元史余闕妻蔣氏妾耶卜氏耶律氏闕守孤城六年群盜環布獨居其中屹然江淮保障也至是陳友諒趙普勝等合兵來攻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力屈城陷乃引刀自剄蔣氏與妾率女安安竟赴井死長子得臣年十八

八恸曰吾父死於忠吾何以生為溺死於後園之池甥名福董善戰有勇士亦死於城濠之間姪婿花李為義兵萬戶全家自刎郡守韓建方卧疾罵賊不屈一家被害於時百姓

壯者畢登城自捐其階曰寧死無降也同死者千餘人闕號令嚴而信與下同辛苦嘗戰遇矢石交下士以盾避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爭用命稍暇率諸生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

錄曰夫人宋傳作耶卜氏元史作耶律氏死節記作蔣氏安慶誌據公孫宗烈云公有妾耶卜氏耶律氏公夫人實蔣氏妻與妾義無殊也夫以忠臣烈婦奇男貞女粹

於一門固是多矣而館甥門婿武夫走卒及民間丁壯同時效死何耶蓋以為漢之興非弔伐之主而忠宣之許有睢陽之風天故付公之完節以明大義然後明敵之馬賊以見大統之有所歸也以為胡運未

亡者誤矣

皇明蘇伯衡雙節傳略云王氏志清與胡氏守貞者錢塘縣民胡宗信妻并姊也宗信甫生值父母殘諸兄又相繼物故宗信方弱小其姊恐不能樹立私念已之嫁或早或晚無

所加損誠令得撫弱弟雖後嫁庸何傷遂留經紀其家政無何宗信亦歿有子貢纔二歲姊曰嗟呼我終不可以嫁矣且吾弟在日尚以其小弱也而弗忍况今亡乎若委之而去誰當恤孤者志清亦無他志於是兩人相向

哭泣誓死守存卧起相依守貞待志清如姊如志清則終身以其事姑之禮事之貧無以為生每日開門鬻書得錢粗足薪米盪醢輒闔戶治女事寒機雙杼一燈夜分如此者十有九年略無間言及守貞年六十而卒志清

乃率貢行三年夜

錄曰鄧伯道之嗜義也君子曰絕於天也天可絕乎是姪不可以獨存也魯義姑之免禍也君子曰微於倖也倖可微乎是子不可以獨棄也孰若貞而不字者乎貞而

不字則無天可絕無倖可微而純於為義矣此匹婦之志他人莫可與奪而里巷民俗之風聖人曾得而棄之哉

闕里誌孔氏名媛字德卿宣聖五十八代孫宿州分教諭之仲女性姿聰麗女紅經史無不通年十八嫁曲阜王綸入其門孝敬和順

內外親屬稱譽之無間甫二期未有出而綸感時疫沉綿殆危乃謂媛曰吾死不恨第汝年妙無依吾目且不瞑於地下媛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君母我恨我必不負君也綸遂

歿媛一慟頓絕甫甦即於綸所自縊姑最愛媛見而急救之泣曰吾兒之卒痛不獲已汝何苦獨不念我之衰老而頓增予痛乎媛哽咽云妾已許之豈可食言姑令家人防守媛計莫遂且多方開慰詒以食飲如常俟綸葬

有日家人輩謂其心悔無事於防守也明且當發引其夕媛經於室比曉有事者各職其事姑訝媛不在側呼而視之亡矣遂與綸同殯以葬焉時年二十實成化癸巳秋七月之十一日也

錄曰堯舜人倫之至孔子禮法之宗有始必有卒錄之

弘道錄卷之二十二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

義

羅八

昆弟之義

萬章問曰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馬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錄曰愚觀象之不善不至若後世之甚也

夫以管蔡監殷曹參相齊賈生相梁董子

相江都天子曷嘗不使吏治其國馬而能

已於暴者鮮矣可以見象之所欲惟在於

富貴得貢賦而遂已後世之所欲必主於

暴辭恣強大而益張然則雖有大舜之仁

至義畫亦焉得而善處之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

無度敗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

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僕於

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

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

失然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

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

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

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

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履宗絕祀其

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

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恇弗慎厥德雖悔

可追

錄曰詳玩五歌其意切其情哀其詞含苦

而不露真所謂涕泣道之也夫蓋避禹之

子於箕山之陰天下之人曰吾君之子此

無他啓賢能敬故也羿距啓之子於大河

之北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此無他弗慎

厥德故也然則雖其自取而實夷羿之所

因苟有殷伊尹寧知不可為夏太甲而何

以距為哉上有大禹與啓之業內有五子

借母之賢羿之謀雖未敢遽逞而實不可

拔矣故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嗚呼六馬

逸而邦本通色禽荒而亡國續千古之下